

JASPER'S TRANS. BY CHENG ZHIMIN, SONG ZULIANG & XIE DIKUN WORLD MASTER THINKERS



# 雅斯贝尔斯

〔德〕汉斯·萨内尔 著  
程志民 宋祖良 谢地坤 译

# 雅斯贝尔斯

---

[德] 汉斯·萨内尔 著  
程志民 宋祖良 谢地坤 译

(京)新登字 030 号

责任编辑：穆晓君  
责任校对：马玺平  
封面设计：杨永德  
版式设计：李 勇

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

**雅斯贝尔斯**

[德]汉斯·萨内尔 著  
程志民 宋祖良 谢地坤 译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北京艾德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照排  
中国建工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1992 年 8 月第 1 版 199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36×965 毫米 1/32 印张：9.25 插页：2  
字数：140 千字 印数：1—3500 册  
ISBN 7-5004-1125-1/B·232 定价：6.10 元

Hans Saner  
**JASPERS**  
Rowohlt Taschenbuch Verlag GmbH, 1970

---

本书据德国罗沃尔特袖珍书籍出版社  
1970年德文版译出

---

### 《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编委会

---

主 编：张晓明  
副主编：章建刚  
编 委：安廷明 孙乃修 刘 继  
李 河 李鹏程 张晓明  
何明虹 章建刚  
美 编：张 强 杨永德

## 《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文库版）

### 编者献辞

由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领导和有关编辑富于勇气的决定，《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文库版）终于和读者见面了。

从 1985 年到 1992 年，《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断断续续出版了 36 本。在编辑这套文库时，我们出于整体上的考虑收入了其中 31 种，并全力推出 29 本新书，形成了目前的规模。文库包含 6 个函套，每个函套中的 10 本书大致是依照传记主人公的生活年代编定的，读者在阅读之后或许会对某个思想时代形成一个总体的印象。我们认为有必要提醒读者，此次未被编入文库的 5 本思想传记，无论就传主在思想史上的地位而言，还是就译文的质量而言，都丝毫不比目前这 60 本逊色，它们是：《柏克》、《亚

当·斯密》、《赫尔岑》、《托尔斯泰》和《福泽谕吉》。

值此文库出版之际，我们的心情是复杂的。1985年7月，我们在着手这项工作时曾设想“在三至五年内出书百本以上”。事实证明这个想法过于浪漫了。主观的愿望和努力在复杂的客观现实面前总是要脆弱一些，而后者在更大程度上决定着这套丛书的命运：起初，《尼采》和《叔本华》等书在某家电视台的画面上被归入“黄书”一类；其后，理论图书市场的滑坡又几乎使这桩事业半途而废。因此，在推出《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文库版）的时候，我们几乎无暇为这个国内数十年来第一套大型思想传记丛书的最终出版而感到庆幸，我们更意识到：这套丛书的遭遇就是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命运，并且它似乎还很难在世纪的转折之前有根本的改善。

经济的繁荣是世纪末的主题，这对于我们的这个饱受一穷二白之苦的民族来说是合乎情理的。然而同样现实的是，在素有“启蒙运动”之称的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七十余年中，我们在思想文化领域中还没有塑造出一个能与我们这个泱泱大国的地位相称的独立学统，这种迟缓的进程在世界各大文明民族的社会转型时期是不

多见的。破坏多于建设，情感多于理性，我们的思想文化总处于一种“无根的”流放状态。且不说这种思想文化的贫困已经并将继续给社会、经济和技术的进步带来怎样不利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如果一个民族普遍缺乏理论教化、思想表现和自我意识，那么它在人类文明史上只会是一个得过且过的过客，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存在！

德国思想家海德格尔说过：“思想即供奉。”我们献给读者的这套《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文库版）正是用以供奉思想的一个祭坛。与思想家同在，与人类文明的成果同在，这应是我们民族现代化理想的一个重要内涵。

此时此刻，我们尚无从琢磨新世纪对我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但我们仍祈盼着它的到来，因为那毕竟是一个旧世纪的结束！

《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编委会

1993年3月13日

# 目 录

第一章 生平.....	1
1. 童年时代 .....	1
2. 大学时代 .....	16
3. 早期成果 .....	28
4. 走向哲学之路 .....	38
5. 成熟时期 .....	50
6. 德国完了 .....	62
7. 错过的转折 .....	76
8. 奇特的时代错误 .....	89
9. 生平小结 .....	103
第二章 思想.....	106
1. 心灵的界限：精神病理学和心理学 ... .....	106
2. 思想家们的王国：哲学史 .....	123

3. 思想的广度：逻辑 .....	134
4. 生存的结构：生存哲学 .....	161
5. 对世界的忧虑：世界哲学 .....	179
6. 思想发展 .....	194
<b>第三章       人.....</b>	<b>201</b>
1. 人 .....	201
2. 探索者、教师和教育家 .....	214
3. 著作家 .....	225
4. 同时代人 .....	235
5. 哲学家 .....	264
<b>雅斯贝尔斯简历.....</b>	<b>276</b>
<b>译后记.....</b>	<b>281</b>

# 第一章 生 平

“不要用通常的尺度来衡量  
我的人生……”<sup>①</sup>

## 1. 童年时代

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生于濒临北海的奥登堡。

北方的风光对他的影响是双重的，既印入他的心灵，也映现在他后来的著作中。广阔的海滩平原上只有几个非常低矮的山坡，远方的地平线清楚可见。“除了天空、地平线和我站立的地方以外，没有任何其它东西。辽阔的天空伸展向四面八方。”<sup>②</sup> 大海不停地嬉戏着，仿佛将地平线拥入它那无边无际的怀抱之中。毫无遮掩

---

① 雅斯贝尔斯：《书信集》，1907年9月9日。

② 雅斯贝尔斯：《命运和意志》，第16页。

的坦荡、一望无垠的开阔和永不停息的运动就构成了雅斯贝尔斯的理性真理的本质。

雅斯贝尔斯的祖先们也不知从哪个时代起就一直生活在这块土地上。他母亲的坦泽(Tantzen)家族延续很广——1300年至1953年的出生表证明这个家族已有20代人之多。这个家族的大多数祖辈人都是生活在布特亚丁根和耶费尔兰特的农民。其中很多人都曾在乡政府供过职。1862年，雅斯贝尔斯的母亲亨丽特·坦泽(Henriette Tantzen)就出生在赫林(在布特亚丁根)的一个大农庄中。

雅斯贝尔斯父系的祖先们有农民、商人和牧师(其中有8个人当过教堂管理人)。雅斯贝尔斯的曾祖父在法军占领期间担任过耶费尔市市长，并且成了不莱梅的某个商行的股东。在大陆封锁期间，他通过走私商品发了大财。1843年，雅斯贝尔斯的祖父在耶费尔的名叫山德的海滩乡用遗产买了一块在山德尔布什的住宅地。他在那儿经营了30多年，然后又卖掉了这座住宅，搬回耶费尔。1850年，雅斯贝尔斯的父亲卡尔·威廉·雅斯贝尔斯就出生在山德尔布什。

耶费尔和赫林是两个充满秘密的世界。雅斯贝尔斯的孩提时代就是在这两个地方度过

的。在耶费尔，雅斯贝尔斯的祖父造了一座可与王宫相媲美的住宅，房间宽敞明亮，一部分天花板上描上了图画。雅斯贝尔斯的祖父在这里过着很有气派的退休生活，戴着礼帽和手套去赴晚宴，轻易地替别人作担保。这种爱虚荣的弱点使他挥霍了他的全部财产。到他去世之前（1886年），他的儿子们不得不想法设法来防止破产。他们还使他们的母亲，“一个矮小的，由于心脏病而行动不便的妇人”，<sup>①</sup>一直到她去世时（1895年）还相信她始终都是依靠大笔财产的利息生活着。她的小孙子雅斯贝尔斯根本不知道这些烦恼。祖父挥金如土的生活方式和这个城市的历史背景，使他感到一个伟大的世界已经到来，他在这个世界里生活得“无比快乐。”<sup>②</sup>

雅斯贝尔斯的外祖父坦泽是一个“几乎总是让人感到压抑”<sup>③</sup>的人，“非常专横，”<sup>④</sup>“他的权威受到无限的尊重，”<sup>⑤</sup>他为获取财产而操劳，在赫林造了一座庄园。他是奥伊根·李希特尔（Eugen Richter）的狂热追随者，当过奥登堡

---

① 雅斯贝尔斯：《命运和意志》，第55页。

② 同上，第53页。

③ 同上，第51页。

④ 同上。

⑤ 同上，第52页。

州议院的议员。他的夫人“恬静而顺从”，<sup>①</sup>但是她劳动时却“很顽强和刻苦”。<sup>②</sup>雅斯贝尔斯的外祖父过早去世（1893年）。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他的这位外祖母操持着这个庄园。就象有一个“史前时代的”<sup>③</sup>生灵在治理这个农庄一样，饲养的许多小动物生长得非常兴旺。房间里“非常清洁，散发着黑面包和新鲜牛奶的香味”。<sup>④</sup>人们为维持家族的秩序而工作着。“当我在第一学年学习圣经故事的时候，我感到亚伯拉罕（Abraham）和玛姆内圣林（Haine Mamre）这时仿佛就在我家一样。”<sup>⑤</sup>

除了耶费尔的“伟大世界”和赫林的“家族生活”之外，对于孩提时代的雅斯贝尔斯来说，最为惊奇和最有魅力的世界就是大海。他们全家每年夏天都去弗里塞那儿的岛屿度假。“我不会忘记，我在8岁或9岁时第一次有意识地观看大海的情景。我们乘船去北诺尔奈岛。

第一天晚上……，我父亲带着我迎着落日走向海滩。这时正是落潮时分，我们越过海滩走到水边。海滩辽阔，我从未想象过它有那么长，

---

①②③ 雅斯贝尔斯：《命运和意志》，第52页。

④ 同上，第56页。

⑤ 雅斯贝尔斯：《挑衅》，第147页。

从远处一直延伸到我们的脚下。我们距离海水越来越近，我们看见平整整的、潮湿的沙滩在落日余晖的映照下熠熠闪光。大海上飘浮着太阳的光带；我们脚下是我从未见过的无数珍贵的贝壳、水母；沙滩上是海藻。这一切就象是从非常遥远的地方变幻而来的神奇莫测的现实世界。”<sup>①</sup>“我当时象中了魔一样……”。<sup>②</sup>

与这些世界相比，奥登堡市则显得沉闷，使人感到压抑。灰蒙蒙的雨天和阴暗的窗户玻璃形成了一种气氛，城市里到处是散发出臭味的垃圾堆和凌乱肮脏的建筑工地。街面上的装饰物毫无目的，而且很呆板。“我一点也不喜欢这个老城的风气。可怜的务实性是一种没有灵魂的、无聊的情绪”，“我认为它们完全是多余的。”<sup>③</sup> 奥登堡充斥着没有重要意义的古色古香，没有崇高的精神，只是由于侯爵庄园的存在才产生某种社会光采。这样的地方企图唤起人们一种“渴望家乡”<sup>④</sup> 的感情，显然是徒劳的。

对小雅斯贝尔斯发生决定性影响的两个人是他的父亲和母亲。

---

① 雅斯贝尔斯：《命运和意志》，第 48 页及后页。

② 同上，第 15 页。

③ 同上，第 97 页。

④ 同上，第 96 页。

雅斯贝尔斯的母亲的一生“有着伟大的、超乎寻常的胆识”，<sup>①</sup> 她用“她那令人惊奇的热情”，<sup>②</sup> 使家中变得生气勃勃。她操持家务，“却从不运用权威，而是有意识地运用生活的智慧和天生的外交策略”，<sup>③</sup> 表面上她“总是在让步”，<sup>④</sup> 但实际上所有人都受她的吸引而被约束。她汲取一切精神上的东西，一有时间就去演奏乐器和阅读书籍。她从所有传统风俗的另一个方面，而“不是从道德法律”<sup>⑤</sup> 方面来严肃地对待孩子们的命运和其它陌生人的命运。对孩子们来说，她当然是妈妈，但没有一个孩子围着她转。她给予孩子们的不仅仅是教育，而且要求他们学会理解。虽然她只受过普通中学的教育，但是她后来仍然对自己提出了很苛刻的要求：阅读自己儿子的书。雅斯贝尔斯的父亲对此持反对意见，但他却得不到其他人的赞同。一直到母亲逝世（1941年），雅斯贝尔斯对她的热爱之情从未减弱过。

雅斯贝尔斯的父亲在大学时学习法学。他

---

① 雅斯贝尔斯：《命运和意志》，第75页。

② 雅斯贝尔斯：《哲学论文》，第239页。

③ 雅斯贝尔斯：《命运和意志》，第76页。

④ 雅斯贝尔斯：《遗稿》。

⑤ 雅斯贝尔斯：《命运和意志》，第76页。

29岁就担任了布特亚丁根的首席行政官。为了独立生活，不久他就进入了奥登堡储蓄与借贷银行的董事会。自1896年起他独立领导这个银行。他既是银行行长，又是州议会议员和市参议会主席，50岁后，他还是奥登堡玻璃厂董事会主席。他的性格特征是正派、诚实和独立。作为一个银行家，他反对任何投机生意。就是在非常缺钱的时候，他也从未拿过5%以上的银行利息。尽管他不愿意多谈银行的利润，但是哪怕只有30马克的最小的贷款申请，他也要先同别人联系并仔细地商议。在他的领导下，银行建立了一些分行，获得了稳定和平衡的发展。

当雅斯贝尔斯的父亲71岁时，他自己认为，现在这个世界已经不会对他提出任何要求了，他因此退出了教会。“教会行动和教义的内容都向他证明，在这里占统治地位的不是真理。”<sup>①</sup> 脱离教会的行动是他的一个诚实的行动。

雅斯贝尔斯的父亲最珍重的东西是他的独立性。即使人们要以有礼貌的态度来限制这种独立性，他也会持反对态度。尽管人们劝他“这

---

① 雅斯贝尔斯：《遗稿》。

位全体自由党人的天生领袖”<sup>①</sup> 参加全国议会，但他从未进入帝国议会。他拒绝了侯爵赐予他的“帝国商务顾问”(Geheimer Kommerzienrat)的封号，为了不向州长鞠躬，他总是回避州长。他晋升为主要行政长官后不久就辞职了，因为他实在不能忍受他的上司的作风。当他从他一贯谨慎对待的任务和责任中解脱出来，作为另外一个侧面的人而生活于大自然中时，他感到了最大的舒适和愉快。他认为，打猎是真正的生活。为了打猎，他租了几个大的猎区，有一次还租了斯皮克罗格全岛。

在遇到所有具体的、有意义的疑难时，雅斯贝尔斯的父亲思维清晰，思路开阔，很有理性。但是，内心的胆怯使他在任何场合、任何时候都不能做到平易近人，尽管后者只是修养方面的要求。他打动不了别人的心灵，而且也阻止别人了解他的内心。他对人经常判断错误，他一生都处在自我封闭和“致命的孤独境地之中”。“他同一棵橡树一样，巍然直立，不屈不挠地遵守自己的法则。……谁要想改变他，谁就会碰得头破血流”。<sup>②</sup>

---

① 《魏塞时报》，1906年11月2日。

② 雅斯贝尔斯：《遗稿》。